全唐詩話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五

全唐詩話
卷六
作者：尤袤　宋

韓定辭

定辭為鎮州王　書記，聘燕帥劉仁恭，舍於賓館，命幕客馬郁延接。馬有詩贈韓云：「燧林芳草綿綿思，盡日相攜陟麗譙。別後　{　山}山上望，羨君時復見王喬。」郁詩雖清秀，然意在試其學問。韓於座酬之曰：「崇霞臺上神仙客，學辨癡龍藝最多。盛德好將銀筆述，麗詞堪與雪兒歌。」座賓靡不欽訝。然亦疑銀筆之僻也。他日，郁持燕帥之命，答聘常山，亦命定辭接於公館。　從容問韓以「雪兒」「銀管」之事。韓曰：「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，好學著書，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。筆有三品，或以金銀雕飾，或以斑竹為管。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，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，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，故湘東之譽，振於江表。雪兒者，李密之愛姬，能歌舞。每見賓僚文章，有奇麗入意者，即付雪兒葉音律以歌之。」又問「癡龍」出自何處？定辭曰：「洛下有洞穴，曾有人誤墮於穴中，因行數里，漸見明曠，見有宮殿人物，凡九處。又見有大羊，羊髯有珠，人取而食之，不知何所。後出以問張華，華曰：『此地仙九館也，大羊者，名曰癡龍耳。』」定辭復問郁　{　山}山當在何處，郁曰：「此隋郡之故事，何謙光而下問？」由是兩相悅服，結交而去。

同穀子

昭宗播岐，何後用事，有同穀子者，詠《五子之歌》，何後潛令秦王誅之，事未行而奔

去。詩曰：「邦惟固本自安寧，臨下長須馭朽驚。何事十旬遊不反，禍胎從此召殷兵。」「酒色聲禽號四荒，那堪峻宇又雕牆？靜思今古為君者，未或因茲不滅亡。」「惟彼陶唐有冀方，少年都不解思量。如今算得當年事，首為盤游亂紀綱。」「明明我祖萬邦君，典則貽將示子孫。惆悵太康荒墜後，覆宗絕祀滅其門。」「仇讎萬姓遂無依，顏厚何曾解忸怩。五子既歌邦已失，一場前事悔難追。」

沈彬

彬，字子文，高安人也。天性狂逸，好神仙之事。少孤，西遊，以三舉為約。常夢著錦衣，貼月而飛，識者言雖有虛名，不入月矣。洪州解至長安，初舉，納省卷，《夢仙謠》云：「玉殿大開從客入，金桃爛熟沒人偷。鳳驚寶扇頻翻翅，龍悟金鞭忽轉頭。」第二舉《憶仙謠》云：「白榆風颯九天秋，王母朝回宴玉樓。日月漸長雙鳳睡，桑田歌變六鼇愁。雲翻簫管相隨去，星觸旌幢各自流。詩酒近來狂不得，騎龍卻憶上清遊。」第三舉納省卷，贈劉象一首云：「曾應大中天子舉，四朝風月鬢蕭疏。不隨世祖重攜劍，卻為文皇再讀書。十載戰塵銷舊業，滿城春雨壞貧居。一枝何事於君惜，仙桂年年幸有餘。」時劉象孤寒，三十舉無成。主司覽彬詩，其年特放象及第。彬，乾符中值駕遷三峰，四方多事，南遊嶺表二十餘年。回吳中，江南偽命吏部郎中，致仕。彬詩有「九衢冠蓋暗爭路，四海干戈多異心」之句。

周樸

朴，唐末詩人。寓於閩中僧寺，假丈室以居，不飲酒茹葷，塊然獨處。諸僧晨粥卯食，樸亦攜巾盂，廁諸僧下，畢飯而退，率以為常。郡中豪貴設供，率施僧錢，樸即巡行拱手，各丐一錢，有以三數錢與者，樸止受其一耳。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，將盡復然，僧徒亦未嘗厭也。性喜吟詩，尤尚苦澀，每遇景物，搜奇抉思，日旰忘返。苟得一聯一句，則欣然自快。嘗野逢一負薪者，忽持之，且厲聲曰：「我得之矣。」樵夫矍然驚駭，掣臂棄薪而走。遇巡徼卒，疑樵者為偷兒，執而訊之。朴徐往後卒曰：「適見負薪，因得句耳。」卒乃釋之。其句云：「子孫何處閑為客，松柏被人伐作薪。」閩有一士人，以朴僻於詩句，欲戲之。一日，跨驢於路，遇樸在旁，士人乃欹帽掩頭吟樸詩云：「禹力不到處，河聲流向東。」朴聞之忿，遽隨其後，且行。士但促驢而去，略不回首。行數里追及，樸告之曰：「僕詩『河聲流向西』，何得言流向東？」士人頷之而已。閩中傳以為笑。或曰：「曉來山鳥鬧，雨過杏花稀。」亦樸詩也。「古陵寒雨絕，高鳥夕陽明。」句。「高情千里外，長嘯一聲初。」句。黃巢至福州，求得樸，問曰：「能從我乎？」

答曰：「我尚不仕天子，安能從賊？」巢怒殺之。

孫魴

潤州金山寺，張祜孫魴留詩，為第一。山居大江中，迥然孤秀，詩意難盡。羅隱云：「老僧齋罷關門睡，不管波濤四面生。」孫生句云：「結宇孤峰上，安禪巨浪間。」又曰：「萬古波心寺，金山名日新。天多剩得月，地少不生塵。過櫓妨僧定，驚濤濺佛身。誰言張處士，題後更無人。」魴夜坐句云：「劃多灰漸冷，坐久席成痕。」沈彬曰：「此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。」魴，南昌人。唐末鄭穀避亂歸宜春，魴往依之，頗為誘掖。後有能詩聲，終於南唐。魴父，畫工也。王徹為中書舍人，草魴誥詞云：「李陵橋上，不吟取次之詩；顧凱筆頭，豈畫邪常之物。」魴終身恨之。

王易簡

易簡，唐末進士。梁乾化中及第，名居榜尾，不看榜，卻歸華山。尋就山釋褐，授華州幕職。後召入拜左拾遺，及辭官歸隱，留詩一絕曰：「汩沒朝斑愧不才，誰能低折向塵埃。青山得去且歸去，官職有來還自來。」及再召，為郎，遷諫垣台閣三十年，歸華山，十年而終。

範據之子

吳人範據處士之子，七歲能詩。《贈隱者》云：「掃葉隨風便，澆花趁日陰。」方幹曰：「此子他年必成名。」又吟《夏日》云：「閑雲生不雨，病葉落非秋。」幹曰：「惜哉，必不享壽。」果十歲卒。

鄭雲叟

鄭徵君為詩，皆　淫靡，迥絕囂塵。如《富貴曲》云：「美人梳洗時，滿頭間珠翠。豈知兩片雲，戴卻數鄉稅。」有《詠西施》云：「素面已雲妖，更著花鈿飾。臉橫一寸波，浸破吳王國。」又七言《傷時》云：「帆力劈開滄海浪，馬蹄踏破亂山青。浮名浮利過於酒，醉得人心死不醒。」又《題霍山秦尊師》云：「老鶴玄猿伴采芝，有時長嘯獨移時。翠娥紅粉嬋娟劍，殺盡世人人不知。」又《偶題》：「似鶴如雲一個身，不憂家國不憂貧。擬將枕上日高睡，賣與世間富貴人。」又《思山詠》：「因賣丹砂下白雲，鹿

裘怕惹九衢塵。不如將爾入山去，萬是千非愁殺人。」又《景福中作》云：「悶見戈鋋匝四溟，恨無奇策救生靈。如何飲酒得長醉，直到太平時節醒。」又《招友游春》云：「難把長繩系日烏，芳時偷取醉工夫。任堆金璧摩星斗，買得花枝不老無。」又《山居》云：「閑見有人尋，移庵更入深。落花流澗水，明月照松林。醉勸頭陀酒，閑教孺子吟。身同雲外鶴，斷得世塵侵。」又詩云：「冥心棲太室，散發浸流泉。采柏時逢麝，看雲忽見山。夏狂沖雨戲，春醉戴花眠。絕頂登雲望，東都一點煙。」又詩：「不求朝野知，臥見歲華移。采藥歸侵夜，聽松飯過時。荷竿尋水釣，背局上　棋。祭廟人來說，中原正亂離。」

僧子蘭

《太平裡尋兵部裴郎中故宅》云：「不語淒涼無限情，荒階行盡又重行。昔年住此人何在，空見槐花秋草生。」

僧靈澈

生於會稽，本湯氏，字澄源。與吳興詩僧皎然遊。然薦之包吉李紓，以是上人之名，由二公而　。貞元中，游京師，緇流嫉之，造飛語，激動中貴人，侵誣得罪，徙汀州，後歸會稽。元和十一年，終於宣州。劉夢得曰：「詩僧多出江右，靈一導其源，護國襲之，清江揚其波，法振沿之。如麈弦孤韻，瞥入人耳，非大音之樂。獨吳興晝公，能備眾體，澈公承之。至如《芙蓉園新寺詩》曰：『經來白馬寺，僧到亦烏年。』《謫汀州》云：『青蠅為吊客，黃犬寄家書。』可謂入作者閫域，豈獨雄於詩僧間耶？」《九日和於使君思上京親故》云：「清晨有高會，賓從出東方。楚俗風煙古，汀州草木涼。山情來遠思，菊意在重陽。心憶華池上，後容鴛鴦行。」

僧靈一

《新泉詩》云：「泉源新湧出，洞澈映纖雲。稍落芙蓉沼，初淹苔蘚文。了將空色淨，素與眾流分。若對清宵月，冷然夢裡聞。」劉長卿和云：「東林一泉水，復與遠公期。石淺寒流處，山空夜落時。夢闌聞細響，慮澹向清漪。動靜皆無意，惟應道者知。」高仲武云：「自齊梁以來，道人為文者多矣，少有入其流。一公乃能克意精妙，與士大夫更唱遞和，不其偉與？『泉湧階前地，雲生戶外峰。』則道猷寶月，曾何及此。」靈一，大曆貞元間僧也。《酬皇甫冉西陵見寄》云：「西陵潮信滿，島嶼沒中流。越客依風水，

相思南渡頭。寒光生極浦，落日映滄洲。何事揚帆去，空驚海上鷗。」《溪行即事》云：「近夜山更碧，入林溪轉清。不知伏牛地，潭洞何縱橫。曲岸煙初合，平湖月未生。孤舟屢失道，但聽秋泉聲。」《重還宜豐寺》云：「再尋招隱寺，重會宿心期。樵客問歸日，山僧記別時。野雲陰遠甸，秋水漲前池。勿謂探形勝，吾今不好奇。」酬皇甫冉以下三章，姚合取為《極玄集》。《酬皇甫冉將赴無錫於雲門寺贈別》云：「湖南通古寺，來往意無涯。欲識雲門路，千峰到若耶。春山子猷宅，古木謝敷家。自可長偕隱，那雲相去賒。」《宿天柱觀詩》云：「石室初投宿，仙翁幸見容。花源隨水遠，洞府過山逢。泉湧階前地，雲生戶外峰。中宵自入定，非是欲降龍。」

僧清江

《病起》云：「身世足堪悲，空房臥病時。捲簾槐雨滴，掃室竹陰移。已覺生如夢，那堪壽不知。未能通法性，詎可見支離。」

僧廣宣

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，宣以詩寄賀曰：「從辭鳳閣掌絲綸，便向青雲領貢賓。再辟文場無枉路，兩開金榜絕冤人。眼看龍化門前水，手放鶯飛穀口春。明日定歸台席去，
　原上共陶鈞。」起和云：「延英面奉入春闈，亦選工夫亦選奇。在冶只求金不耗，用心空學秤無私。龍門變化人皆望，鶯穀飛鳴自有時。獨喜向公誰是證，彌天上士與新詩。」時劉夢得元微之皆和之。宣與夢得最善。退之有《廣宣上人頻見過詩》云：「三百六旬常擾擾，不沖風雨即塵埃。久慚朝士無裨補，空愧高僧數往來。學道窮年何所得，吟詩竟日未能回。天寒古寺遊人少，紅葉窗前有幾堆。」

僧法振

《趙使君生子一日詩》云：「毛骨貴天生，肌膚玉雪明。見人空解笑，弄物不知名。國器嗟猶小，風姿望亦清。抱來芳樹下，時引鳳凰聲。」

僧皎然

僧皎然一日嘗於中抒思，作古體十數篇，求合韋蘇州，韋大不喜。明日，獻其舊制，乃極稱賞云：「何不但以所工見投，而猥希老夫之意？人各有所得，非卒能致。」晝大服

其鑒裁之精。《同裴錄事樓上望》云：「退食高樓上，湖山向晚晴。桐花落萬井，月影出重城。水竹涼風起，簾帷暑氣清。蕭蕭獨無事，因見蒞人情。」皎然《詩式》著偷語詩例云：「如陳後主詩：『日月光天德』，取傅長虞『日月光太清』，上三字語同，下二字義同。」偷意詩例云：「如沈佺期詩：『小池殘暑退，高樹早涼歸。』取柳渾『太液滄波起，長楊高樹秋。』」偷勢詩例云：「如王昌齡詩：『手攜雙鯉魚，目送千里雁。悟彼飛有適，嗟此羅憂患。』取嵇康『目送歸鴻，手揮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。』」《詩式》云：「詩有跌宕格二品，一曰越俗。其道如黃鶴臨風，貌逸神王，杳不可羈。郭景純《遊仙》詩：『左把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』鮑明遠詩：『舉頭四顧望，但見松柏繁。荊棘郁叢叢，中有一鳥名杜鵑，言是古時蜀帝魂。聲音哀苦鳴不息，羽毛憔悴似人髡。飛走樹間啄　蟻，豈憶往日天子尊。念茲死生變化非常理，中心惻愴不能言。』二曰駭俗，其道如楚有接輿，魯有原壤，外示驚俗之貌，內藏達人之度。郭景純《遊仙詩》：『嫦娥揚妙音，洪崖頷其頤。』王梵志《道情詩》：『我昔未生時，冥冥無所知。天公強生我，生我復何為。無衣使我寒，無食使我饑。還你天公我，還我未生時。』賀知章《放達詩》云：『落花真好些，一醉一回顛。』盧照鄰《漫作》云：『城狐尾獨速，山鬼面參覃。』淈沒格一品，曰澹俗。此道如夏姬當爐，似蕩而貞。采吳楚之風，雖俗而正。《古歌》曰：『華陰山頭百尺井，下有流泉徹骨冷。可憐女子來照影，不照其餘照斜領。』調笑格一品，曰戲俗。《漢書》云：『匡鼎來，解人頤。』蓋說詩也。此一品非雅作，足以為談笑之資矣。李白《狂詠》：『女媧弄黃土，搏作愚下人。散在六合間，　若埃塵。』」《賦得猿啼送客三峽》云：「萬里巴江外，三聲月峽深。何年有此路，幾客共ㄏ襟。斷壁分垂影，流泉入苦吟。淒淒離別後，聞此更傷心。」

僧文秀

《端午詩》云：「節分端午自誰言？萬古傳名為屈原。堪笑楚江空浩浩，不能洗得直臣冤。」秀，唐末詩僧也。鄭谷《喜秀上人相訪》，有「他夜松堂宿，論詩更入微」之句。又《次韻秀上人長安寺居言懷》云：「舊齋松老別多年，香社人稀喪亂間。出寺只如趨內殿，閉門長似在深山。」又《重訪秀上人》云：「展畫長懷吳寺殿，宜茶偏賞　溪泉。」又《寄題詩僧秀公》云：「靈一心傳清塞心，可公吟後楚公吟。近來雅道相親少，惟仰吾師所得深。好句未停無暇日，舊山歸老有東林。吟曹孤宦甘寥落，多謝攜笻數訪尋。」秀，南僧也，而居長安，以文章應制，故谷《送遊五台詩》云：「內殿評詩切，身回心未回。」

僧棲白

《中秋夜月》云：「尋常三五夕，不是不嬋娟。及到中秋滿，還勝別夜圓。清光凝有露，皓色爽無煙。自古人皆玩，年來更一年。」《哭劉得仁》云：「為愛詩名吟到此，風魂雪魄去難招。直教桂子落墳上，生得一枝冤始銷。」

僧無可

《冬日寄僧友》云：「斂屨入寒竹，安禪過漏聲。高杉殘葉落，深井凍痕生。罷磬松枝動，懸燈雪屋明。何當招我友，乘月上方行。」《秋夜宿西林寄賈島》云：「暗　喧暮色，默思坐西林。聽雨寒更盡，開門落葉深。昔因京邑病，並起洞庭心。亦是吾兄事，遲回直至今。」《秋日寄厲玄》云：「楊柳起秋色，故人猶未還。別離何自苦，少壯豈能閑。夜雨吟殘燭，秋城憶遠山。何當同一見，語默此林間。」《廬山寺》云：「千峰盤磴盡，林寺昔年名。步步入山影，房房聞水聲。多年人跡絕，殘月石陰清。更可求居止，安閒過此生。」《金州別姚合》云：「日日西亭上，春留到夏殘。言之離別易，允矣道途難。山出一千里，溪行三百灘。松間樓月裡，秋入五陵寒。」姚合《送無可往越州》云：「清晨相訪門前立，麻屨方袍一少年。懶讀經文求作佛，願攻詩句覓成仙。芳春山影花連寺，獨夜潮聲月滿船。今日送行偏惜別，共師文字有因緣。」

僧懷

秭歸郡僧懷　，不知何所人。乾甯初，知來識往，皆有神驗。刺史于公以其惑眾，系而詰之。乃以詩代通狀云：「家在閩山西復西，其中歲歲有鶯啼。如今不在鶯啼處，鶯在舊時啼處啼。」又詰之，復有詩云：「家在閩山東復東，其中歲歲有花紅。而今不在花紅處，花在舊時紅處紅。」守異而釋之。詳其詩意，似在海中，得非杯渡之流乎？〈出《北夢瑣言》。〉

僧可朋

可朋，丹陵人。少與盧延讓為風雅之交，有詩千餘篇，號《玉壘集》。曾題《洞庭詩》曰：「水涵天影闊，山拔地形高。」《贈友人》曰：「來多不似客，坐久卻垂簾。」歐陽炯以此比孟郊賈島。言其好飲酒，貧無以償酒債。故時　之。可朋自號醉髡。《贈方幹詩》云：「月裡豈無攀桂分，湖中剛愛釣魚休。」《杜甫舊居》云：「傷心盡日有啼鳥，獨步殘春空落花。」《寄齊己》云：「雖陪北楚三千客，多話東林十八賢。」劉公

《詩話》云：「有詩僧讀洪州滕王閣詩，謂守者：『詩總不佳，何不除卻？』守曰：『僧能佳乎？』即吟曰：『洪州太白方，積翠滿空蒼。萬古遮新月，半江無夕陽。』守異之。然南方浮圖，能詩者多矣。予嘗見可朋詩云：『虹收千嶂雨，潮落半江天。』又云：『詩因試客分題僻，棋為饒人下著低。』不減古人。」

僧雲表

《寒食詩》云：「寒食時看郭外春，野人無處不傷神。平原累累添新塚，半是去年來哭人。」

僧貫休

姓薑氏，字德隱，婺州蘭溪人。錢Ａ自稱吳越國王，休以詩投之曰：「貴逼身來不自由，幾年勤苦踏林丘。滿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劍霜寒十四州。萊子衣裳宮錦窄，謝公篇詠綺霞羞。他年名上淩煙閣，豈羨當時萬戶侯？」Ａ諭改為四十州，乃可相見。曰：「州亦難添，詩亦難改。然閑雲孤鶴，何天而不可飛？」遂入蜀，以詩投王建曰：「河北河南處處災，惟聞全蜀少塵埃。一瓶一缽垂垂老，千水千山得得來。秦苑幽棲多勝景，巴俞陳貢愧非才。自慚林藪龍鍾者，亦得親登郭隗台。」建遇之甚厚。建二年春，令誦近詩。時貴戚皆坐，休欲諷之，乃稱《公子行》云：「錦衣鮮華手擎鶻，閑行氣貌多輕忽。稼穡艱難總不知，五帝三皇是何物？」建稱善，貴幸皆怨之。休與齊己齊名，有《西嶽集》十卷，吳融為之序。卒死於蜀。「赤旃檀塔六七級，白菡萏花三四枝。禪客相逢只彈指，此心能有幾人知？」石霜問云：「如何是此心？」休不能答。石霜云：「汝問我答。」休即問之，霜云：「能有幾人知。」《春山行》云：「重疊太古色，　　花雨時。好山行恐盡，流水語相隨。黑壤生紅黍，黃猿領白兒。因思石橋月，曾與道人期。」《晚泊湘江懷古》云：「煙浪漾秋色，高吟似得鄰。一輪湘渚月，千古獨醒人。岸濕穿花遠，風香禱廟頻。只應諛佞者，到此不傷神。」《天臺老僧》云：「獨住無人處，松龕嶽雪侵。僧中九十臘，雲外一生心。白髮垂不剃，青眸笑更深。猶能指孤月，為我暫開襟。」《寒夜思廬山賈生》云：「山兄詩僻甚，寒夜更何為。覓句如頑坐，嚴霜打不知。石膏黏木履，崖栗落冰池。近見禪僧說，生涯勝往時。」《題嶧桐律師禪院》云：「律中麟角者，高　出塵埃。芳草不曾觸，幾生如此來。壑風吹磬斷，杉露滴花開。如結林中社，伊餘願一陪。」《言詩》云：「經天緯地物，動必是仙才。竟日覓不得，有時還自來。真風含素髮，秋色入靈台。吟向霜蟾下，終須神鬼哀。」《休糧僧》云：「不食更何求，自由終自由。身輕嫌衲重，天旱為民愁。供器誰將去，生台蟻不遊。會須傳此術，歸去

老林丘。」「詎是言休即便休，清吟孤坐碧溪頭。三間茅屋無人到，十里松門獨自遊。明月清風宗炳社，夕陽秋色庾公樓。修心未到無心地，萬種千般逐水流。」「心心心不住希夷，石室　　白髮垂。惜竹不除當路筍，愛松留得礙人枝。焚香開卷雲生砌，卷箔冥心月在池。無限故人頭盡白，不知頭白更何之。」《古意》云：「乾坤有清氣，散入詩人脾。聖賢遺清風，不在惡木枝。千人萬人中，一人兩人知。憶在東溪日，花開葉落時。幾擬以黃金，鑄作鍾子期。」

僧齊己

「自古浮華能幾幾，逝波今日去滔滔。漢王廢苑生秋草，吳主荒宮入夜濤。滿屋黃金機不息，一頭白髮氣猶高。豈知物外金仙子，甘露天香滴毳袍。」《戊辰歲湖中寄鄭谷郎中》云：「白髮久慵簪，常聞病亦吟。瘦應成鶴骨，閑想似禪心。上國楊花亂，滄洲荻筍深。不堪思翠蓋，西望獨沾襟。」《山寺喜道士至》云：「閏年春過後，山寺始花開。還有無心者，閑尋此境來。鳥幽聲忽斷，茶好味重回。知在南　久，冥心坐綠苔。」《登祝融峰》云：「猿鳥共不到，我來身欲浮。四邊空碧落，絕頂正清秋。宇宙知何極，華夷見細流。壇西獨立久，斜日轉神州。」《宿簡寂觀》云：「萬壑雲霞影，千峰松桂聲。如何教下士，容易信長生。月共虛無白，香和沆瀣清。閑尋古廊畫，記得列仙名。」

僧棲蟾

《短歌行》云：「蟾光堪自笑，浮世懶思量。身得幾時活？眼開終日忙。千金無壽藥，一鏡有愁霜。早向塵埃外，光陰任短長。」

僧清塞

《贈王道士》云：「藥力資蒼鬢，應非舊日身。一為嵩嶽客，幾葬洛陽人。冰縫瓢探水，雲根斧　薪。關西往來熟，誰得水銀銀。」《贈幼群法師》云：「北京從別後，南越幾聽砧。住久白髭出，講長黃葉深。香連鄰舍像，磬徹遠巢禽。寂寞應關道，何人見此心。」《送耿逸人南歸》云：「南行隨越僧，舊業一池菱。兩鬢已如雪，五湖歸掛罾。夜濤鳴柵鎖，寒葦露船燈。此去應無事，卻來期未能。」《早秋過郭勁書齋》云：「暑消岡舍清，閑坐有餘情。石水生茶味，松風減扇聲。遠雲收海雨，靜角掩山城。此地清吟苦，時來繞菊行。」《送康沼歸建業》云：「南朝秋色滿，歸去思如何。帝業空城在，民耕壞塚多。月明台獨上，栗綻寺頻過。籬下西江闊，相思見白波。」《贈柏　禪師》云：

「野寺絕依念，空山曾遍行。老來披衲重，病起讀經生。乞食嫌村遠，尋溪愛路平。多年柏　在，不記柏　名。」《贈胡僧》云：「瘦形無血色，草履著從穿。閑語似持咒，不眠同坐禪。背經來漢地，袒膊過冬天。情性人難會，游方應信緣。」《贈絕粒僧》云：「一齋難過日，況復更休糧。養力時行道，聞鐘不上堂。惟留煨藥火，不寫化金方。舊有山廚在，從僧請作房。」《晚秋江館》云：「病寄泗州居帶城，傍門高柳一蟬鳴。澄江月上見魚擲，荒徑葉幹聞犬行。越嶠夜無侵閣色，寺鐘涼有隔原聲。故園賣盡休歸去，湖水秋來空自平。」《贈李道士》云：「布褐高眠石竇春，迸泉多濺黑紗巾。昂頭說《易》當閑客，落手圍棋對俗人。自算天年窮甲子，誰同雨夜守庚申。擬歸太華何時去，他日相逢乞藥銀。」《秋日同朱慶餘懷少室舊隱》云：「曾居少室黃河畔，秋夢長懸未得回。扶病十年離水石，思歸一夜隔風雷。荒齋幾度僧眠起，晚菊頻經塵路來。燈下此心誰共說，傍松幽徑已多苔。」師東洛人，姓周氏。少從浮圖法，遇姚合而反初，乃易名賀。初與賈長江無可齊名。賀《哭柏　師》云：「林徑西風急，松枝構杪餘。凍須亡夜剃，遺偈疾時書。地燥焚身後，堂空臥影初。此時頻下淚，曾省到吾廬。」時島亦有詩云：「苔覆石床新，師曾過幾春。寫留行道影，焚卻坐禪身。塔院關松雪，經房鎖隙塵。自嫌雙淚下，不是解空人。」時謂相侔雲。「兩鬢已垂雪，五湖歸釣魚。」〈《送人》句。〉「夜濤鳴柵鎖，寒葦露船燈。」〈句。〉「石水生茶味，松風減扇聲。」〈句。〉「磬徹遠巢禽。」〈句。〉「伊流背行客，嶽響答清犬爰。」〈句。〉唐有周賀詩，即清塞也。《秋宿洞庭》云：「洞庭秋葉下，旅客不勝愁。明月天涯夜，青山江上秋。一官成白首，萬里寄滄洲。只被浮名系，甯無愧海鷗。」《巴陵秋思》云：「楊柳已寒色，楚田方刈禾。歸心病起切，敗葉夜來多。細雨城蟬噪，殘陽嶠客過。故鄉餘業在，杳隔洞庭波。」《岳陽樓》云：「平楚起寒色，杪秋猶未還。世情何處淡，湘水向人閑。空翠隱高鳥，夕陽歸遠山。孤舟萬里外，惆悵洞庭間。」〈三詩作周賀。〉

僧文益

《看牡丹》云：「擁毳對芳叢，由來趣不同。發從今日白，花是去年紅。豔色隨朝露，馨香逐晚風。何須待零落，然後始知空。」

僧修睦

《秋日閒居》云：「是事不相關，誰人似此閑。捲簾當白晝，移榻對青山。野鶴眠松上，秋苔長雨間。嶽僧頻有信，昨日得書還。」《睡起作》云：「長空秋雨歇，睡起覺清神。看水看山坐，無名無利身。偈吟諸祖意，茶碾去年春。此外誰相識，孤雲到砌頻。」《

題東林》云：「欲去不忍去，徘徊吟繞廊。水光秋淡蕩，僧好語尋常。碑古苔文疊，山晴鐘韻長。翻思南嶽上，欠此白蓮香。」

僧景雲

《畫松》云：「畫松一似真松樹，且待尋思記得無。曾在天臺山上見，石橋南畔第三株。」

僧可止

《哭賈島》云：「燕生松雪地，蜀死葬山根。詩癖降今古，官卑誤子孫。塚欄寒月色，人哭苦吟魂。暮雨滴碑字，年年添蘚痕。」

僧卿雲

《長安言懷寄沈彬侍郎》云：「故園梨嶺下，歸路接天涯。生作長安草，勝為邊地花。雁南飛不到，書北寄來賒。堪羨神仙客，青雲早致家。」《舊國裡》云：「舊居梨嶺下，風景近炎方。地暖生春早，家貧覺歲長。石房雲過濕，松徑雨餘香。日久竟無事，詩書聊自彊。」

僧處默

《題聖果寺》云：「路自中峰上，盤回出薜蘿。到江吳地盡，隔岸越山多。古木叢青靄，遙天浸白波。下方城郭近，鐘磬雜笙歌。」《螢》云：「熠熠與娟娟，池塘竹樹邊。亂飛如拽火，成聚卻無煙。微雨灑不滅，輕風吹欲然。昔時書案上，頻把作囊懸。」《遠煙》云：「靄靄前山上，凝光滿薜蘿。高風吹不斷，遠樹得偏多。翠與晴雲合，輕將淑氣和。正堪流野目，休問意如何。」《織婦》云：「蓬鬢蓬門積恨多，夜闌燈下不停梭。成縑猶自陪錢納，未值青樓一曲歌。」

僧澹交

《病後作》云：「未得身亡法，此身終未安。病腸猶可洗，瘦骨不禁寒。藥少心神餌，經無氣力看。悠悠片雲質，獨坐夕陽殘。」《寫真》云：「圖形期自見，自見卻傷神。

已是夢中夢，更逢身外身。水花凝幻質，墨彩聚空塵。堪笑餘兼爾，俱為未子人。」

僧若虛

《古鏡》云：「軒後洪爐獨鑄成，蘚痕磨落月輪呈。萬般物象皆能鑒，一個人心不可明。匣內乍開鸞鳳活，台前高掛鬼神驚。百年肝膽堪將比，只怕頻看素發生。」

僧曇域

《贈島雲禪師》云：「遠　枯葉滿，群鹿亦相隨。頂骨生新發，庭松長舊枝。禪高太白月，行出祖師碑。亂後潛來此，南人總不知。」

僧懷浦

《初冬旅舍早懷》云：「枕上角聲微，離情未息機。夢回三楚寺，寒入五更衣。月沒棲禽動，霜晴凍葉飛。自慚於役早，深與道相違。」

僧慕幽

《燈》云：「鐘斷危樓鳥不飛，熒熒何處最相宜。香燃水寺僧開卷，筆寫春闈客著詩。忽爾思多穿壁處，偶然心盡斷纓時。孫康勤苦誰留念，少減餘光借與伊。」

僧尚顏

《寄陳陶處士》云：「鐘陵城外住，喻似玉沉泥。道直貧嫌殺，神清語亦低。雪深加酒債，春盡減詩題。記得曾遊宿，山茶又更攜。」

開元宮人

開元中，賜邊軍纊衣，制於宮中。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：「沙場征戍客，寒苦若為眠。戰袍經手作，知落阿誰邊？蓄意多添線，含情更著綿。今生已過也，重結後生緣。」兵士以詩白帥，帥進呈。玄宗以詩遍示宮中，曰：「作者勿隱，不汝罪也。」有一宮人自言萬死。上深憫之，遂以嫁得詩者，謂曰：「吾與汝結今生緣。」邊人感泣。

崔氏

盧校書年暮，娶崔氏，結衤 離之後，為詩曰：「不怨盧郎年紀大，不怨盧郎官職卑。自恨妾身生較晚，不及盧郎年少時。」

劉氏

杜羔不第，將至家，其妻劉氏先寄詩云：「良人的的有奇才，何事年年被放回。如今妾面羞君面，君若來時近夜來。」羔即回。尋登第，又寄詩云：「長安此去無多地，鬱鬱蔥蔥佳氣浮。良人得意正年少，今夜醉眠何處樓。」〈或云趙氏。〉

薛媛

濠梁南楚材，旅遊陳潁，受潁牧之眷，無返舊意。其妻薛媛寫真寄之，曰：「欲下丹青筆，先拈寶鏡端。已驚顏索寞，漸覺鬢凋殘。淚眼描將易，愁腸寫出難。恐君渾忘卻，時展畫圖看。」夫婦遂偕老焉。時人嘲之曰：「當時婦棄夫，今日夫棄婦。若不逞丹青，空房應獨守。」〈《雲溪友議》。〉

李季蘭

《寄韓校書》云：「無事烏程縣，蹉跎歲月餘。不知芸閣吏，寂寞意何如。遠水浮仙棹，寒星伴使車。因過大雷岸，莫忘八分書。」季蘭五六歲，其父抱於庭，蘭作詩《詠薔薇》云：「經時未架卻，心緒亂縱橫。」父恚曰：「此必為失行婦也。」後竟如其言。高仲武云：「士有百行，女有四德。季蘭則不然。形器既雌，詩意亦蕩。自鮑令暉以下，罕有其倫。如『遠水浮仙棹，寒星伴使車。』此五言之佳境也。上方班婕妤則不足，下比韓蘭英則有餘，不以遲暮，亦一俊嫗。」劉長卿謂季蘭為女中詩豪。

如意中女子

如意中女子，年九歲能吟詩，則天試之，皆應聲而就。其兄辭去，則天令作詩送兄，遂賦云：「別路雲初起，離亭葉正飛。所嗟人異雁，不作一行歸。」

魚玄機

玄機，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道士也，字幼微。善屬文，其詩有「綺陌春望遠，瑤徽秋興多」。又「殷勤不得語，紅淚一雙流。」又「焚香登玉壇，端簡禮金闕」。又「雲情自鬱爭同夢，仙貌長芳又勝花」。後以笞殺女童綠翹事下獄，獄中有詩云：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。」又云：「明月照幽隙，清風開短襟。」

僖宗宮人

唐僖宗自內出袍千領，賜塞外吏士。神策軍馬真於袍中得金鎖一枚，詩一首，云：「玉燭制袍夜，金刀呵手裁。鎖寄千里客，鎖心終不開。」真就市貨鎖，為人所告。主將得其詩，奏聞。僖宗令赴闕，以宮人妻真。後僖宗幸蜀，真晝夜不解衣，前後捍禦。

張建封妓

樂天有《和燕子樓詩》，其序云：「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，善歌舞，雅多風態。余為校書郎時，遊淮泗間，張尚書宴余。酒酣，出盼盼以佐飲，歡甚。餘因贈詩，落句云：『醉嬌勝不得，風嫋牡丹花。』盡歡而去。爾後絕不復知，茲一紀矣。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餘，因吟新詩，有《燕子樓詩》三首，詞甚婉麗。詰其由，乃盼盼所作也。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，頗知盼盼始末，云：張尚書既沒，彭城有張氏舊第，中有小樓，名燕子。盼盼念舊愛而不嫁，居是樓十餘年，於今尚在。盼盼詩云：『樓上殘燈伴曉霜，獨眠人起合歡床。相思一夜情多少，地角天涯未是長。』又云：『北邙松柏鎖愁煙，燕子樓中思悄然。自埋劍履歌塵散，紅袖香消一十年。』又云：『適看鴻雁岳陽回，又睹玄禽逼社來。瑤瑟玉簫無意緒，任從蛛網任從灰。』餘嘗愛其新作，乃和之云：『滿窗明月滿簾霜，被冷燈殘拂臥床。燕子樓中寒月夜，秋來　為一人長。』『鈿帶羅衫色似煙，幾回欲起即潸然。自從不舞《霓裳曲》，疊在空箱十二年。』又：『今春有客洛陽回，曾到尚書暮上來。見說白楊堪作柱，爭教紅粉不成灰。』又贈之絕句：『黃金不惜買蛾眉，揀得如花四五枝。歌舞教成心力盡，一朝身去不相隨。』後仲素以餘詩示盼盼，乃反覆讀之，泣曰：『自公薨背，妾非不能死，恐百載之後，以我公重色，有從死之妾，是玷我公清範也，所以偷生耳。』乃和云：『自守空樓斂恨眉，形同春後牡丹枝。舍人不會人深意，訝道泉台不去隨。』盼盼得詩後，怏怏旬日，不食而卒。但吟云：『兒童不識沖天物，漫把青泥　雪毫。』」〈出《長慶集》。〉

女郎宋若昭

若昭，貝州人。父廷芬，生五女皆警慧，善屬文。長若莘，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。若昭尤高。皆性素潔，鄙薰澤靚妝，不願歸人，欲以學名家，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為姻對。貞元中，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，德宗詔入禁中，試文章並問經史大義，帝諮美，悉留宮中。帝能詩，每與侍臣賡和，五人者皆與。又高其風標，不以妾侍命之，呼學士。自貞元七年，秘禁圖籍，詔若莘總領。元和末卒。後穆宗拜若昭尚宮，嗣其秩。曆穆敬文三朝，皆呼先生。若憲，文宗時以讒死。倫荀蚤卒。廷芬思獨愚，不可教，為民終身。

女郎張窈窕

《寄故人》云：「澹澹春風花落時，不堪愁望更相思。無金可買《長門賦》，有恨空吟《團扇》詩。」

女郎劉媛

「學畫蛾眉獨出群，當時人道便承恩。經年不見君王面，花落黃昏空掩門。」

鶯鶯

鶯鶯姓崔氏，有張生者，　其婢紅娘以《春詞》二篇誘之。崔答曰：「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。拂牆花影動，疑是故人來。」張喜其意，既遇而別，崔命琴，鼓《霓裳羽衣》之曲。張文戰不利，崔貽書以廣其意。又有竹茶碾亂絲之贈曰：「淚痕在竹，愁緒縈絲，因物達情，永以為好。」楊巨源元積善張生，見其意，歎賞之。巨源賦《崔娘》一篇云：「清潤潘郎玉不如，中庭蕙草雪銷初。風流才子多春思，腸斷蕭娘一紙書。」元積亦續生《會真詩》三十韻。張后以為妖於身也，絕之。既而崔　其所親潛寄一詩云：「自從消瘦減容光，萬轉千回懶下床。不為旁人羞不起，因郎憔悴卻羞郎。」張將行，賦一章以絕之云：「棄置今何道，當時且自親。還將舊來意，憐取眼前人。」自是遂絕。

不知名

江陵有士子遊交廣，五年未還，愛姬為太守所取，納於高麗坊邸。及歸，寄詩曰：「陰雲冪冪下陽臺，惹著襄王更不回。五度看花空有淚，一心如結不曾開。纖蘿自合依芳樹，

覆水寧思反舊杯。惆悵高麗坊邸宅，春光無復下山來。」守遂遣還。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，其愛姬為李逢吉一閱，遂不復出。明日，以詩投之云：「三山不見海沉沉，豈有仙蹤尚可尋。青鳥去時雲路斷，嫦娥歸處月宮深。紗窗暗想春相憶，書幌誰憐夜獨吟。料得此時天上月，只應偏照兩人心。」李得詩含笑曰：「大好詩。」遂絕。唐人及第後，或遇舊題名處，即加前字，故詩曰：「曾題名處添前字，送出城人乞舊詩。」〈姚合及第後，詩云：「新銜添一字，舊友讓前途。」〉長安木塔院，有進士房魯題名處，有人題詩曰：「姚家新婿是房郎，未解芳顏意欲狂。見說正調穿羽箭，莫教射破寺家牆。」丹陽焦山《瘞鶴銘》小碣刻詩云：「江外水不凍，今年寒苦遲。三山在何處，欲到引風歸。」後題云：「丹陽掾王瓚作。」後復題小石云：「縱步不知遠，夕陽猶未回。好花隨意發，流水逐人來。」不知誰為之。「忽聞天子訪沉淪，萬里懷書西入秦。早知不用無媒客，恨別江南楊柳春。」奇鯤，南詔大酋之心膂也。僖宗時來朝，高駢自淮海飛章曰：「蠻酋用事，惟奇鯤等數人，請止而鴆之。」帝用其策。奇鯤有詞藻，途中詩云：「風裡浪花吹又白，雨中峰影洗還青。沙鷗聚處窗前見，林　啼時枕上聽。」〈出《瑣言》。〉《雜調》云：「勸君莫惜金縷衣，勸君須惜少年時。有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」「空賜羅衣不賜恩，一薰香後一銷魂。雖然舞袖何曾舞，長對春風　淚痕。」「眼想心思夢裡驚，無人知我此時情。不如池上鴛鴦鳥，雙宿雙飛過一生。」「鶯啼露冷酒初醒，罨畫樓西曉角鳴。翠羽帳中人夢覺，寶釵斜墮枕函聲。」「兩心不語暗知情，燈下裁縫月下行。行到階前知未睡，夜深聞放剪刀聲。」乾符末，有客訪僧，僧卻之，題門而去，云：「龕龍去東海，時日隱西斜。敬文今不在，碎石入流沙。」忽一僧曰：「大罵我曹，乃合寺苟卒四字。」

權龍褒「褒」一作「襄」

景龍中，為左武衛將軍，好賦詩，而不知聲律。中宗與學士賦詩，輒自預焉，帝戲呼為權學士。初以親累遠貶，洎歸，獻詩云：「龍褒有何罪，天恩放嶺南。敕知無罪過，追來與將軍。」上大笑。嘗吟《夏日詩》：「嚴霜白皓皓，明月赤團團。」或曰：「豈是夏景？」答曰：「趁韻而已。」通天中，刺滄州。初到，呈同官曰：「遙看滄州城，楊柳鬱青青。中央一群漢，聚坐打杯觥。」諸公謝曰：「公有逸才。」曰：「不敢。趁韻而已。」嘗作《秋日詠懷詩》曰：「簷前飛七百，雪白後園僵。飽食房裡側，家糞集野螂。」參軍不曉，問之，權曰：「鷂子簾前飛，直七百；洗衫掛後園白如雪；飽食房中側臥，家裡便轉集得野澤蜣螂。」聞者笑之。始賦《夏日》嚴霜明月之句，乃皇太子宴賦詩。太子援筆譏之：「龍褒才子，秦州人氏。明月晝耀，嚴霜夏起。如此詩章，趁韻而已。」龍褒為瀛州刺史，歲暮，京中人附書云：「改年多感。」乃將書呈判司以下云：

「有司改年為多感元年。」一日，謂府吏：「何名私忌？」對曰：「父母亡日，請假。」偶房中靜坐，有青狗突入，大怒曰：「衝破我忌日，更牒改到明日，好作忌日。」談者笑之。